

丢掉幻想 认清中共本质

六四后的中共，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。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，真正改善人权；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，对外进行人权伪装，逃避谴责。

非常不幸的是，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：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、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、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；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“温饱权”之类的人权谬论（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？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，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？）；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，竟然可以自吹“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”。

利用“言论宽松”的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。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，互联网的出现，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。所以，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。这是个假象，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，而是社会的发展、技术的进步，中共挡不住了。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，它是在封网、过滤、监视、控制、治罪，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。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做所为，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，它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，连它自己也说是“外松内紧”，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。

中共的独裁本质、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，注定了它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。它在伪装人权上所化的人力物力财力，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。

以暴力为支柱的“维稳”

长期累积的民怨、强制拆迁、社会不公、贪渎枉法，已经蓄积成巨大能量的民间火山，每年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抗暴事件让中共政权岌岌可危。于是“维稳”成为中共各山头为了继续掌权而产生的共识。“维稳”二字听似冠冕堂皇，但实质上，这个政权的思维所盘算的是要如何增加独裁暴力，而非造福民生从而稳定社会。

2010 年伊始，中共创新高地增编了 500 万人的维稳人员，同时公布大幅缩水国防预算。20 年来，国防预算均保持二位数的递增，这次递增率竟陡降至 7.5%，这一增一减显示出对内镇压成为中共心目中的重中之重。用这么庞大的预算转来作为镇压民众的经费，如何不令人心惊！一个清楚的图像已经呈现在世人眼前：中共已着手对中国人民展开一场战斗。

《南方周末》披露了一些地区惊人的“维稳”支出及用途。云南省 2010 年开始将维稳项目经费提高一倍；辽宁省的维稳支出更高达 200 多亿元，超过该省教育与医疗的支出。一南一北的二省，均非一线省份，但都在城管与镇暴的项目上狂增经费，更何况那些狂拆滥权的省市？莫怪高度开发的广州，在新的年度举行了大型的警车、警力巡城游行，展示的武器竟包括机关枪在内！只需看看这个架势，就能够想象民众与中共当局的冲突有多么尖锐剧烈，中共的恐慌与危机感有多重！（新纪元周刊）

2010 年
6 月

纵 观 天 下

反馈信箱: santui@comcast.net

免费提供《九评》电子书、最新破网软件和三退服务
退党、团、队总人数已达 7400 万

人们没有忘记

弹指一挥间，1989 年天安门“六四”屠杀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惨案，已经过去了 21 个年头，但中共至今一直坚持其强盗逻辑和蛮横态度。6 月 4 日被中共视为敏感日，各大城市加强戒备。然而年复一年，每逢“六四”前后，世界各大城市都纷纷举行纪念活动。

香港每年都举行纪念六四大游行和悼念死难者的大型烛光晚会，今年又上演“六四舞台”制作的话剧《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》。该剧几经重大干扰，终于成功上演，公演日座无虚席。一位 70 岁的观众叶太太沉痛表示，六四事件带来的伤痛至今仍未释怀；广州的吴小姐说，当年她只有 9 岁，只知道父母当时偷偷收听六四的消息。男主角宋本浩表示，六四是活生生的历史，我们希望用生动的方法让年轻人认识六四，所以选择了舞台形式。

柏林国际文学节的主办单位今年呼吁全球各地的文化机构、学校、电台，在 6 月 4 日当天阅读或朗诵有关悼念“六四受难者”的诗作与散文。日前，国内一篇博文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真实小故事。当年央视的一位女主播，在枪响的当晚，身着黑衣、眼含泪水播报了当天的新闻，从此她失去了电视台的工作。一次，她在南方某市遭遇几位公安人员的检查，当警官们认出了她的身份后，深深地向她敬礼，其中一人掏出了手枪，取出一发子弹放到她的手中，意味深长地说，留个纪念吧！这发子弹意味着什么，那位警官没有明说。然而“人们没有忘记”却是不言而喻的。（新唐人电视台）

今天我不再困惑

在我少年的时候，中华大地上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。可是就在 6 月 4 日那天之后，一切都没了动静。而后电视、报纸大肆报道，学校也发了学习材料，告诉我们北京发生了“暴乱”，那些学生是“暴徒”，军队进城是为了“平乱”。几年之后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结识了一位“六四”的幸存者，他是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一。在那一夜的大屠杀中，一颗子弹掠过他的颈边，差点夺去他的性命，而他的同学们却大都倒在机枪下、血泊中。如今的他，即使是这么多年之后，仍会常常在血流成河的噩梦中惊醒！

知道了真相的我感到很困惑：这个党为什么如此残暴、如此奸诈呢？看过了《九评共产党》之后，一切都明白了。这么多次的运动，无论文革、六四、还是今天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迫害，都是这个党的邪恶本质的表现。这个邪党到底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恶事啊？用恶贯满盈都不足以形容其恶之万分之一！我在此郑重声明，退出共青团、少先队，与它彻底决裂，清除心灵中的一切邪党毒素，做个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的人。（喻秋）

退党、团、队途径（化名、笔名皆有效）传真 001203-4136370 热线 001888-8928757 自动专线 00886-930482047
短信 00886-9262-89533 退党发“愿意 1”，退团发“愿意 2”，退队发“愿意 3”，三退发“愿意 123”请署名 可用化名
无界网 <http://www.8du.info> 动态网 <https://ef.sumibi.org> 加密浏览海外网站（忽略安全性警讯→接受证书→确定）
手机网 <http://mms.hungfa.net> 免费下载手机资源（以上 3 个网址，进入主页后请即下载最新版免费破网翻墙软件）

迫害的冰山一角

在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，“法轮功人权”向大会提交了一份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摧残心智的药物迫害》的报告。报告中收录了 1088 个案例，并列出参与迫害的 200 多家医院，揭露了中共利用损害中枢神经的化学药品残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。

“法轮功人权”的代表陈先生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说：过去 11 年来，中共动用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来残害法轮功学员，这在联合国一些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已有大量的案例。这里特别揭露的是，中共使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来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损毁他们的思维能力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被这样迫害致伤甚至致死的已有 100 多人。但这些仅仅是有记录的、通过各种渠道传出来的案例，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。曾在六四当天中弹受伤，至今还有一枚子弹留在腿上的张健，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内旁听发言后说：中共施行肉体上消灭、在精神上打垮、在名誉上搞臭，要把有良心的人变成精神病患者。中共抓人的时候，有的连家属都不通知，有的直接送到精神病院迫害，除了法轮功修炼者外，中共迫害的还有上访团体、维权人士、民运人士等。

联合国人权酷刑问题报告员曼诺瓦克教授，会议期间特别会见了三位被联合国受理为难民的法轮功学员，听取她们的经历。音乐家美旋，4 次被抓，被非法判刑入狱 4 年，双手、双脚曾被铐到铁椅子上，75 天不让睡觉。前花城文艺出版社艺术家王惠敏，被抓捕了 7 次，期间被灌入不明药物，导致她出现男性化特征，长胡须、出现喉结、胸、腿部出现黑毛等；她还被连续 9 天剥夺睡眠，并一度 3 天被关押在全封闭的牢房里，遭受持续的噪音折磨。中医针灸师房思邑，被吉林 610 办公室特务伙同 465 部队给注射不明药物，导致她休克、舌头僵硬、心跳减慢，身体和精神异常痛苦，出现幻觉、视力变模糊，参与迫害的医生甚至企图活摘她的器官，但家人及时赶到医院，因此未能得逞。

中国人民从此跪起来了

江湖医术中的“跪膝法”未曾亲见，社会生活中的“跪膝法”倒是时有耳闻。4 月份，辽宁庄河市千余名群众在政府大楼门口下跪，求见市长，要求征地的补偿款，但遭到拒绝；江苏溧阳市别桥镇绸缪古渎村近千村民集体下跪，请求解决工业园区排放的废气物造成的污染问题；湖北公安县的 300 多名下岗教师在县政府门前下跪鸣冤，不获官员理会，下岗教师还被截访人员强行拉走。这样的下跪，与其说是对黑暗的一种呐喊，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次揭露。60 年来，中国人究竟是站起来了，还是跪起来了？如今老百姓戳破了这层纸糊的窗户，活脱脱地呈现出当下中国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。

当然，千人下跪具有短期的新闻扩张力，撤掉个把市长，关停几个污染企业，农民可能跪出短期的战果。但这只是当权者采用的缓解法，他们有可能对共产党体制本身进行深刻反思吗？说实在话，一个体制到了老百姓下跪的地步，也真是快山穷水尽了。如果不是铁石心肠或者厚颜无耻，一定会通过这种现象认真检视自身的败政。21 年前的夏天，在人民大会堂前，大学生曾经为了中国美好的明天下过跪，但后来机枪、坦克把他们淹没了。如今，“国家的主人”被公仆们逼得走投无路下，舍弃尊严下跪以换取生存，这不啻捅了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一个大耳刮子，对好话说尽、坏事做绝的专制者来说是个不祥之兆。

今天您翻墙了吗

“可能吧”博客网站近期发起了一个网络调查，了解网民访问外界网站的情况，数千网民参加了调查。结果显示，翻墙上网（即通过自由门、无界浏览等破网软件，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）已经成为众多网民生活中不可少的事情。“可能吧”负责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表示：每天上网遇到问题的人越来越多，连搜索“胡萝卜”一词都会被屏蔽，怎么解决？就像我的高中同学，上网站上不了，就来问我。

据“可能吧”的调查统计，有 2/3 的人每天都会翻墙，其中每周翻墙 1-3 次的占 17%。人们翻墙的目的：75% 的人上推特等社交网，72% 的人看新闻，60% 的是为了娱乐，比如看 Youtube 视频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大多数人还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被中共侵扰（翻墙软件都采用强度加密的方式传送信息）。中共的网络审查越来越严苛，但从来不敢对外承认“长城防火墙”GFW 的存在。在谷歌公司撤离中国市场之际，连不少普通用词也被纳入屏蔽之列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面对网络封锁的现实。

网络技术专家东小兴说，至少七成以上的网民知道网络封锁的存在，从某些角度来说，封锁加剧了官方和网民的对立。中共封锁网络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，继续下去不是一个好出路，现在互联网很发达，任何一条消息，只要在互联网上发出去，即使在一分钟后被删掉了，也会有数万网民看到，然后消息就会越传越远。很多网友表示，网络审查越来越极端，甚至连一些科研网站都无法访问，所以翻墙会是今后普通网民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当然了，如果您要看“可能吧”的这个调查报告，恐怕也要翻墙。（本刊免费提供自由门）

老兵的心酸泪

我是 1948 年参军的老兵，曾参加过朝鲜战争，在战场升任营长。我对祖国和人民始终如一，忠心耿耿，从未想到过自己的安危和得失。在朝鲜的第五次战役，我们师在联络不当的情况下，被美军围歼。我向师部提出过，要抓紧每一分钟宝贵时间撤回安全防线，可上面根本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在补给线丧失后，弹尽粮绝，几千人被俘，几千人永远被埋在它乡冰冷的土地下。

我身上四处中弹受重伤，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后，看到的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医生在给我胸部缠绷带，我心里一片茫然就像死了一样。终于，美帝国主义医生把我从死神那里救了回来，我流着泪喃喃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是中国人哪，来朝鲜干吗？我们国家百废待兴，还等着我们建设啊！”

回国了，夺眶而出的是涩涩的心酸泪。然而，在我们最需要帮助、理解、关怀时，共产党说“被俘的全是叛徒，你们为什么不在战场上自杀？”我被开除党籍，隔离审查，被折磨得全身是病。在我古稀之年，我有幸看到了《九评共产党》，我仿佛看到中国的明天、自由民主的明天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一定会展现在中国人面前。我声明，我曾经加入过的中共是反人性的邪教，我声明和它决裂，永不来往！（胡施忠）